夜航船

电焦虑

■孙道荣

手机的电,还剩60%的时候,很多人就开始焦虑不安了,四处找插座、充电宝,如果不赶紧将电充满了,就会忧心忡忡。

50%的电量大概是个分界线,如果这时没法充电,很多人就会坐立不安,六神无主。

10%,那也许就是绝对绝望的时刻,需要开始发最后一条朋友圈,周知全世界,自己的手机快没电了,将失联了……

自从有了手机,很多人就患上了电焦虑。害怕电力不足,害怕被这个世界遗忘。很多人只要有可能,无论在家,还是在办公室;无论在高铁上,还是在外乡宾馆的房间里,看到插座,都会将手机插上去,不停地充电,仿佛只要手机有了足够的电,也就有了足够的能量。从来没有什么电器,能像手机一样,让一个人觉得"充电"是如此重要,即使是对自己的身体和大脑,我们也从来没有这么主动积极地为它们充过电。

不独手机。如果你有一辆新能源车,你可能会患上更深的电焦虑症。

我有个朋友,新换了一辆新能源汽车。这辆车,充满电的续航里程达600多公里,如果只是上下班,在市区跑跑,半个月充一次电就足够了。可自从跑过一次长途,他就开始电焦虑了。那次,他开车去了四百公里之外的一个地方,他计划充满电开过去,然后,在那边充一次电再回来。但没想到的是,那个小县城,竟然没有公共充电桩。折腾了半天,还找朋友接了电线,整整充了近40个小时,才将车充满电。从此之后,只要开车出城,他就老担心自己的车电量不够,在高速上,只要看到服务区,他就会一头开进去,先找个充电桩,把电充满,才敢继续上路。

除了电焦虑,还有水焦虑。我说的是那些开房车的人。房车就是一个移动的家,在这个家中,有两样东西是无比珍贵的,一个是电,一个是水。电,发动机、锂电池、太阳能板,都可以补充,水,就只能拉一根水管,从外面接进来。一般的房车,清水箱只有200升左右,用完了,你就得找地方加水。我听玩过房车的人说,很多时候,他们只能在公共卫生间,或用路边人家的水龙头,给车加点水。水,成了房车上最稀缺、最宝贵的资源,一向大手大脚的人,一旦开了房车,也会惜水如油。

水和电,如今都不是什么稀罕物,但如果一时短缺,既找不到,又补充不了,你就可能为此焦虑、担忧。唯有此刻,我们才会发现,如此普通的东西,是如此珍贵,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一样。

因为缺少或没有安全感,人们才会焦虑;而因为身陷焦虑,人们又会反过来更加没有安全感,心神不定。焦虑,浮躁,让人们失去了定力,也削减了人们的判断力,这也是现代社会给很多人埋下的一个病根子。

其实,纵使手机无电,且与这浮躁的世界失联一刻,又能如何?等你找到了电源,给手机充上电就可以了,但此刻,可以肯定的是,世界并没变,生活还是你的。

往事悠悠

■瞿春红

当年台风夜

"烟花"七月下杭州,惊心动魄的天灾之下,是全面救援的温馨画面。最危险的地方,是中铁建、中铁八局、区民兵……最顽强的驻守,这些最可爱的人彻夜不眠,风雨中争分夺秒地筑堤坝、通水道,为我们的安全护航。

思绪不由得飞回到小学毕业那年的台风夜。临近午夜,睡梦正酣的我突然被摇醒,"快,快起床,洪水来了!"我一骨碌坐了起来,暗夜中看不清妈妈的脸,"你爸出差了,你快点叫醒妹妹,我们得去楼下把谷子搬上来!"谷子,那是我们一年的口粮。我顿时清醒过来,匆匆跟着妈妈冲下楼梯。双脚没入水中的刹那,惊慌来袭,洪水真的来了,它冲垮了保护整个村子的堤坝,冲进了这个小村庄,霸占了我的家!

我们母女三人合力把楼下的谷袋搬上了二楼,待我们搬完最后一袋,水势已经漫过第五级楼梯。妈妈带我们来到阳台,浑浊的洪水从院子外面打着旋儿奔腾翻涌。"妈妈,我怕!"小妹哭了。妈妈把她搂进怀里:"别怕,洪水会停的。""如果洪水不停呢?我们怎么办?"我的声音也不自觉地哽咽起来。妈妈说:"我们沿着梯子逃到房顶上去。"一想到我们要冒着风雨像鸟儿一样栖息在屋顶,我们都没有力气说话了,寂静中,只听到小妹的啜泣声。

"大嫂,大嫂!"贴着我家小院的后窗探出了邻居的脑袋。妈妈应了一声。他大声喊道:"你们都好吗?需要帮忙吗?"妈妈也大声回应道:"没事,都好!""别怕,我们都在这儿呢!你娘家人很担心你们,没事的话我就回复过去啦!"

短短几句话,我们恐惧不安的情绪顿时消散了很多,妈妈的娘家人虽然同在一个村子,但隔着五六户人家。一想到有那么多人传递着问候和关怀,一种温暖的感觉一下子在四肢弥漫开来。不一会儿,窗口又出现了一个脑袋,这回是邻居的儿子——我的同学,他讲了几句话后唱起歌来,他向来喜欢唱歌跳舞,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,让我觉得如此动听。

洪水在歌声中渐渐平静了下来。我跑到楼梯口张望,水差不多涨到第十级楼梯,水面漂浮着竹椅、瓶子等东西。前窗的叮嘱又来了:"大嫂,你弟弟提醒你千万不要走到水里去,村里刚刚发现了水里有毒蛇,XX家的猪被咬伤了。等天亮了你弟弟会过来的。"邻居还带来村里的各种消息,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!在没有电话、QQ、微信的年代,我们村的信息却靠着前后窗子的喊话,保持了大半夜的畅通无阻。

天终于亮了,洪水也撤退了,大人们走家串户,彼此问候、彼此帮衬。在天灾面前,人类总是显得太过渺小。可正因为如此,那些在风雨之中凭一己之力护山河无恙的人才格外令人感动和震撼。所有的岁月安好,不过是有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。

风景独好

■木瓜

风中的敬礼

我站在风中,站在石墙前,久久注目,眼眶湿润了。"捍卫统一是我天职",墙上的这八个大字,是每一位军人每一位老兵共同的心声。我举起了右手,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心中默默地念着:只要祖国需要,我时刻准备着。

在一旁的同伴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刻。我的身后开始排起了队,曾经的军嫂施大姐、1969年参军的老杨、75年兵老俞、79年兵郭辉……都在同一位置,同样是举手行军礼的姿势。队伍变得越来越长,有年轻游客,也有老年朋友,人们说着不同的方言,在寒风里,留下了身影和信心。

将军山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,是平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"祖国统一战士心愿""江山永固""金戈铁马""满江红""天风海涛""山川异域风月同天",诸多的摩崖石刻亦已成为景区里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海拔104米的山顶上,为纪念1996年我三军联合作战演习,竖起了一座高达33.88米的纪念碑。三叉型的碑体上,一面是张万年上将的题字"统一祖国振兴中华",一面写有"三军联合作战演习纪念碑",而面向台湾岛的那一面留着空白。我们都在猜测设计者的用意,有人说这空白处应该待两岸统一之后再填字上去,而我的想法有些不同,这也许正是设计者的高明之处,他是想让每一位来到纪念碑前的人将自己的心愿填写在碑上。

通往纪念碑顶层有129级台阶,它代表了当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率领128位登岛观摩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演习的将军。站在顶层的观景台上,令人思绪万千,眺望远方,是一湾浅浅的海峡,茫茫苍苍,骨肉相望,大陆在这头,宝岛在那头。底层放映室里播放着那次演习的实景电影,画面中充分展现了我军渡海登岛作战和山地进攻作战的壮阔场面。而今,炮声沉寂,硝烟散尽,但三军将士的威仪风采,令人刻骨铭心。

老伴看着我,小声地问:"怎么流泪了"。

我说:"是被风吹的。"

其实,在观看电影时,我脑海中闪现出了1979年2月的那场自卫反击战。那时候,我们空军工程兵十团有一多半指战员都被派往蒙自、砚山两个机场,为保证团部与前线部队的通讯畅通,咱们通讯班全体战士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有过经历,方能珍惜,和平来之不易,统一乃是千秋大业。

从虎字碑下来,我们走入了将军山秀丽的风光之中。那一天山上的风超过了十级,人就好似跌落到了风窟窿里一样,四面八方都是风,一百四五十斤的人被风吹得晃来荡去。但凡去过福建平潭的人,对那里的风都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平潭的风一年四季都在吹,每天从早晨吹到晚上,又从天黑吹到黎明,据说岛上每年有200多天风力超过7级以上。

我们就这样被风吹着推着,走上了通往一线天的那条石径小路,途中不无惊险,不无春色,大自然用神来之笔在峭壁和石缝间点缀上了一片片翠绿,笔管榕树、相思树、秋茄树、黄杨、木莲,还有抱石莲、山菅兰、仙人掌……给单调乏味的石头世界增添了不少生机和活力。一线天这个景点非常有意思,它简直就是测量身材的唯一标准,两块足有数十米长几十米高的光溜溜的巨石摆出了针锋相对的架势,狭窄处的间距还不到30厘米,我是靠着屏息收腹才挤过去的。

将军山上最大的是风,大风把山下的花岗岩石吹上了山头,让那些乱石们自由组合堆积成景。将军山上最多的是石头,滚圆滚圆的、几何形状的、有棱有角的、东倒西歪的、奇形怪状的。将军山上最奇特的是石洞,大洞小洞、洞中套洞,深浅宽窄、曲折迂回,奇岩秀石、福地洞天。

将军山,一树一草自成趣,一石一洞都是景。磊石洞群、望归岩、海枯石烂、南风窗、三鞠躬、金戈铁马、点将台、天风海涛、石林, 我们整整花了两个多小时,在大风的助力和阻力下,走完了一段钻洞攀岩、上天入地,既惊心惊恐又惊喜惊艳的游程。

平潭岛的旅游资源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,有将军山,有网红景点猴研岛,有北部湾生态环境廊道,有龙凤头海滨公园,有石牌洋、仙人井、长江澳风力发电田、东海仙境、大福湾,有传统小渔村北港村,有海坛古城,还有蓝眼泪,你想全部走一遍可能需要四五天的时间。

在平潭的两天,我们还去了不同方位的几个景点,石牌洋、仙人井、东美村,还有猴研岛,那儿离宝岛真的很近很近,只有68海里。

朝花夕拾

■王杏芳

一帆暖意

宁静的江边古村,沐浴了百年的风雨,在岁月的时光里静默,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处处都能感受到惬意自在的清新。忽然有一天让你离开,搬到不着天也不着地的小方格子里,再也百度不到回乡的路,你是否早已红了眼眶?

我的表姑,是我娘家一个远房的亲戚,今年70岁了,她的家靠近江边一个幽静小乡村,世代以渔业为生,离她们村庄百米处就是沿江小镇,小镇和她们村庄都在拆迁重新规划范围内。因为是远亲,所以不常去,只是有重要的事才会拜访。

这次因为我母亲想去探望中风多年的表姑,让我驱车一早送她来。表姑坐在轮椅上,看到我们自是高兴,握着我妈的手,一个劲儿地笑。老人脸色红润,气色还好,就是坐在轮椅上走路不便。跟我们说:这是租的房子,因为习惯了江风味,特地找了套靠江的房子。还说以前住的那个村要拆了,要重新改造,具体造什么,她也不清楚。表姑跟老伴相依为命,孩子在外省做生意不常回家,前段时间回来过帮忙一起搬家安顿好他们后又回去了。跟表姑交流拆迁的事,她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开心,而是带着迷惘和无奈。窗外,一缕清冷的阳光在窗台徘徊,满眼的江景。我想还是再去走走吧,留下两个老人好好地聊聊家常。

小时候来过表姑家,那时从她家出来没走几步就到了镇上,镇上有条繁华的街道,沿街各类商品和店铺应有尽有。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北门靠江的那菜市场,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,砍价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。然而最吸引我的是菜市场边上的服装摊,总少不了一些穿着蓝底白花、留着厚密刘海的年轻妇女,她们三五一群在摊前试试比比、讨价还价,此时我便会央求母亲也给我买一件。

沿着江,边走边拾掇着记忆深处的古镇,不知不觉下了江堤,曾经热闹无比的古镇菜市场,如今人去楼空,面目全非,只有几个施工人员在那里敲敲砸砸,还有一个小伙子在那里拍照,小伙子说这里是他的老家,趁拆除前赶紧来拍照留念。说到拆迁,他说虽然"生于斯长于斯",这里留有他童年的美好记忆,然而历史悠久的老镇,道路狭小拥挤交通不便,线路老化存安全隐患,污水排放不畅易水涝等,各方面都已经落伍了,这样重新规划对我们老百姓是好事。这时我的面前浮现出了表姑担心的表情,就问:这样的改造,政府可想过老一辈人的感受?小伙答:"这一点不用担心,改造后的古镇布局更适宜人居,能保留的保留,能改建的改建,尽可能恢复和保留古建筑原有的面貌。毕竟,古镇见证了岁月的变迁,是历史的见证。生活总是越过越好,我们总得向前看,不能生活在故纸堆里啊。"然后,他又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政府的规划,边说边指手画脚,听得我都跟着他的思绪飘到了那未来之城里。

是呀,一切向前看,生活亦如此。为了传承记忆和乡愁,听说古镇改造还将充分挖掘该地的历史文化资源,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那份安宁。时过境迁,跨大步行走已是人类必然的趋势,但还是不要远离我们人类发展的本义,让那片绿洲充满笑容,焕发光彩,让老一辈人还能找到"回家的路",让乡愁变得温暖。

回到表姑家,午饭尚早,我坐在表姑对面把今天的听闻细细讲给她听。表姑忽然问了我一句:"那个菜市场会不会拆?"根据刚从小伙子那里得知的情况我回道:"不会的,只是改造一下。"

表姑为何这么关心这点?原来表姑和表姑父就在那个菜市场相识,她经常去买菜,他是船家的孩子经常在菜场卖鱼,她每次都会特意经过他的摊位。后来,他家人来提亲,他们就这样在一起了,听说,他们是一见钟情的。

此时,我看到表姑的微笑里泛着晶莹。一缕阳光正照到表姑慈祥、温和平静的脸上。表姑望着窗外,那广阔的江面上,有一帆正向这边驶来,应该是新鲜的江鲜要上岸了吧。 忽然想起一位诗人的诗句:"春日秋月水东流,千帆渔舟争上游。"此处虽没有千帆,一帆也让人心生暖意。

湘湖新苗

■谢奕俐

香香外婆

翻看微微泛黄的旧相片,回忆如潮水般涌上我的心间。

照片中的我还是个天真的小婴孩,安安静静地躺在外婆的怀里,圆圆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外婆看,眼里闪烁着婴孩独有的亮光。外婆则一脸慈祥地看着我,嘴角微微带有笑意,似乎是在给我唱摇篮曲。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在外婆怀里睡觉,因为外婆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味道,香香的,令人十分安心,总能使哭泣中的我很快平静下来。

外婆家在乡下,我的大半个童年都是在这度过的。乡下的日子永远是那么舒坦自在,盛夏的夜晚,我总会搬两张小板凳,跟外婆一起坐在屋檐旁的大树下乘凉。伴随着蝉鸣,月光透过树叶间的空隙慢慢悠悠地倾泻下来,洒在整个庭院里,像一层薄薄的霜,却没有霜的寒冷,暖暖的,柔柔的。我安闲地躺在外婆怀中,数着天上的星星,外婆轻轻摇着蒲扇,便有一阵微风拂过我的身体,夹杂着外婆淡淡的香味,瞬间带走夏日炎热里的一份焦躁,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

小时候的我特别顽皮,像个小男孩一样,喜欢和邻居小男孩们一起玩,还和他们进行爬杆子、跳台阶的比赛,外婆每次都特别担心,怕我受伤摔倒,所以,她给我做护膝护腕,让我磕磕碰碰时不至于受伤。

外婆有一手特别好的针线活,母亲说,我刚出生的衣服都是外婆亲手缝制的,也许因为那些衣服上残留着外婆身上的味道,我穿在身上格外安心舒适。

随着我上初中、高中、大学,因为学业的繁忙,与外婆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,交流也越来越少,偶尔的一个电话,邀请我去家里吃饭,我也会因为功课太多而拒绝。如梭的岁月似乎渐渐抹去了我跟外婆的频繁联系。偶尔的一次探望,好像也没有儿时那份天真烂漫和往外婆怀里钻的冲动。而外婆依旧是那个外婆,我在学校忙碌的日子,外婆时常会给妈妈打电话关心我。

外婆一天天老去,我一天天长大。也许,我现在已不像那时一样,需要外婆时时刻刻的陪伴,但外婆需要我更多的陪伴,所以我也该做出一些改变。偶然间读到汪曾祺写的一段话,感慨万分,"天冷了,堂屋上了槅子,显得严谨,安适,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。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"这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,外婆也是如此吧。

以后的日子里,外婆,让我多来陪陪你!

闲坐烹茗

■周亮

得失之间

得失之间,很有意思。

甲骨文中,"得"字左边是"彳",右边是"贝"加"手",表示"行有所得"。如《左传》有载:定公九年,"凡获器用曰得,得用焉曰获"。

"失",甲骨文形声字,造字的本义为:手未抓牢而丢落。"失"字含有"不该失去而失去"的意思,因此"失血""失身""失落"等词语都漫溢着怅然、懊丧的情愫。

在先民朴素的得失观中,生命本身,就是恩赐,存在的每一天都是"得"。可是应该抓住而没有抓住,那只能落花随着流水远远地飘走了。

没有抓住是因为很多时候想抓的太多了。徐志摩说:"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。得之,我幸;不得,我命";西汉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:"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";孟子说:"鱼,我所欲也;熊掌,亦我所欲也"……

选项很多,选择很难。选择了这个,就意味着放弃了那个,得即是失,失也是得,得失之间难免让人患得患失。

诗人弗罗斯特有一首《未选择的路》: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,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,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,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,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。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,它荒草萋萋,十分幽寂,显得更诱人,更美丽;虽然在这条小路上,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。那天清晨落叶满地,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。啊,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!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,恐怕我难以再回返。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,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: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——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,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那天清晨落叶满地,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啊……

就像夏天的云,倏忽聚散,人的道路不由自己,所以人生总让我们捉摸不透。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说:"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",人生旅途漫漫,我们的手该抓什么呢?

绍兴有位收废品的大叔位光明,2021年年中突然成为走红网络的"陋室画家"。在他的画架上有三行黑字:"饿死不低头""饿死不偷盗""饿死不乞讨"。

这些文字让我深深地感动。我们没有遇见饥饿,位光明遇见了;我们没有遇见偷盗,位光明遇见了;我们没有遇见乞讨,位光明遇见了。只不过位光明说:"饿死不低头""饿死不偷盗""饿死不乞讨"。

饥饿,是什么滋味?一天不吃饭,说话无力、走路无力、直腰无力。饿三四天后,或是饿到濒死的时候,饥饿又是什么滋味?恐怕只有快饿死的人才知道。有人说生死之外无大事,低头就低头;位光明却说即便饿死,有些东西也不能丢失。

在他那间昏暗的不足15平方米的出租房中,左边堆积着日常的锅碗瓢盆,右边粗粝的水泥沙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油画,那些海浪、那些向日葵、那些初升的太阳……每一幅都是那么明亮、那么灿烂,完全跳脱了晦暗的人间。

看着看着,我的泪水不由流淌出来。人这一生,谁没有痛苦得失?你这一生,究竟要什么?还是那三个问题:我是谁?我从哪里来?我要到哪里去?

或许,得失之间,我们能像小孩子一样问问自己,然后,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之上。